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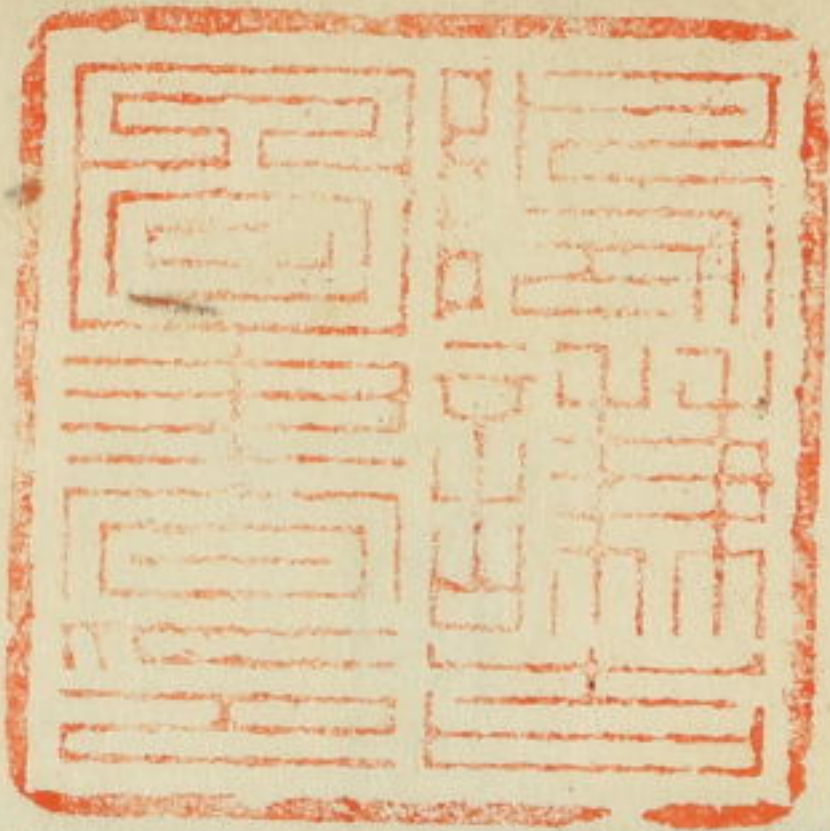


劉氏人譜

二

伊
707
止





伊門
號 707
卷 2

郎中當作
中郎

人譜類記下

欽後學洪正治陔華校編

古云。我有德於人。必不可不忘。人有德於我。必不可忘。
司馬溫公曰。遇有恩而必報。其為臣必忠。為子必孝。
唐張弼脫李大亮之難。後大亮貴。遇弼於途。持之而泣。
悉推家財與之。弼不受。大亮言於帝曰。臣及事陛下。弼
之力也。願悉臣官爵與弼。帝用為郎中將。代州都督。弼
不任德。亮必報恩。此兩得之。

李夷簡彈楊憑貪汙僭侈。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徐
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厚矣。

無乃爲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揚公嘉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相別。有如公爲奸佞譖斥。敢視同路人乎。德輿甚歎服之。後數日。夷簡奏爲監察御史。謂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朱晦庵歿。僞學之禁方嚴。門生故舊。至無敢送葬。惟辛棄疾爲文往哭之。曰。孰謂公死。凜凜猶生。

宋王隨未第時。貧甚。遊於翼城。通人飯金。執之入縣。有石務均者。其父爲縣吏。爲償錢。又飯之。館於其家。其母尤加敬禮。一日務均醉。令王延舞。舞不中節。毆之。王遂去。明年登第。久之爲河東轉運使。務均逃竄。他日坐事。

縣令捕之急。往投王。王時已爲御史中丞矣。封一錠銀。葬務均母。縣令聞之。事得少解。尋王爲參知政事。奏補務均教練使。務均亦改行自修。此所謂不忘一飯之恩云。

宋太倉顧姓者。爲州吏。凡有迎送。必主城外賣餅江家。後江被讎。嗾盜顧集衆訴其寃。得釋。江有女。年十七。送顧所。曰。感君之恩。願將弱息爲箕帚妾。顧使其妻具禮送還。江又攜往。顧復却還。數年後。顧赴京。撥韓侍郎辦事。偶侍郎公出。夫人見之。召問曰。君非太倉顧提孔乎。我卽賣餅江家兒也。嫁充相公少房。尋繼正室。秋毫皆

君賜也。當與相公言之。侍郎歸。備陳始末。侍郎曰。仁人也。竟上其事。孝宗稱歎。命查何部缺官。因除工部主事。

以上記
警忘恩

石名延年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子純仁往姑蘇取麥。次丹陽。見石曼卿。云。三喪未舉。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純仁以所載麥舟五百斛與之。還見公。公問東吳遇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舉。留滯丹陽。公曰。何不以麥舟付之。曰。已付之矣。公喜。

尹名洙

尹師魯以貶死。其子朴方襁褓。韓魏公收而養之。既長。聞於朝。命以官。教之如子。朴年少有才。所為或過舉。魏

公輒懸師魯像哭之。謝罪悔過乃已。

王廷禮與陸某交。陸貧甚。向人貸金五十。券中詭書廷禮名姓。未幾。索金者至。廷禮知其故。曰。陸君吾故人也。竟不與辨。即脫妻女簪珥償之。

陸名景

陸孟昭送客出門。見丐者於道。熟視之。令人引進。語家人曰。比所見絕似吾少時友。詢姓名果然。公即持其手。曰。子何貧至此耶。遂令沐浴更衣。與共飲食者旬餘。友感謝去。公親送至一室。曰。吾為君置此久矣。器用俱備。又米十石。金十兩。語之曰。以此為生。毋再浪費也。

以上記警

此條出明
王綺寓圃
雜記廷禮
即綺從父

舊志

王名會

王沂公為相。士大夫有請差者。公察其可用。必先正色却之。已而擢用。絕不與言。嘗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必使之知。是徇私而市恩也。恩欲歸已。怨使誰當。

王名且

王文正公秉政。寇準求為使相。公驚曰。將相之任。何可求耶。寇憾之。已而制出。除準節度使。同平章事。寇入謝曰。非陛下知臣。安得有此。帝曰。此王且薦也。寇乃媿服。

以上記
警市恩

曹彬初與王全斌伐蜀。全斌殺降卒三千人。彬諫不聽。及歸。太祖大怒。必欲推勘。彬為認罪。全斌獲免。及彬再受命伐江南。太祖面戒曰。此番毋得如西川安殺人。彬

乃以實對。且曰。初所以堅自伏者。不欲使全斌獨受罪也。帝益重之。

周必大監安府和劑局。局內失火。延燒民家。逮吏論死。未報。必大問吏曰。假使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為民。必大遂自誣服。坐失官。吏得免死。以上記
警嫁禍

程子曰。人於夢寐之間。亦可以卜自己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便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沈文憲公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無所愧。然後可以言學。

楊翥嘗夜夢。誤入園林。私食人二桃。既寤。深自咎曰。吾

沈名顯文
憲公字端

必且晝義心不明。以致此也。爲之三日不餐。

薛文清公曰。予往年在中州。嘗夢一人儒衣冠。其色黯
然。謂是朱文公。告予曰。少嗜慾。多明理。明發遂書其言
於壁。一日在湖南靖州讀論語。坐久假寐。既覺。神氣清
甚。心體浩然。其妙難以語人。又曰。心不亂想。形不反
覆。便是睡時工夫。

王心齋以斯道自任。謂聖人可學而至。意氣甚銳。聞陽
明先生講學江右。思往見之。請於父。即日登舟。舟中夢
與陽明交拜亭下。覺曰。此神交也。抵豫章。刺稱海濱生。
賦二詩爲贄。由中甬人。陽明降階迎之。心齋曰。昨夜夢

明備學案
中甬作中

交拜此亭。陽明曰。真人無夢。心齋曰。孔子何由夢見周

公。陽明曰。此是他真處。我十年前。已知子來。以上記

警遊夢

昔人云。寸寸積陰。日以當兩。分分積陰。日以當月。人壽
百年。或成千百歲之功。或不得一二年之用。可不戒哉。

陶侃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
於齋內。人問其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於優逸。恐不堪
事。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
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司馬溫公家居。日常處於賜書閣下。侍史惟一老僕。一
更三點。即令老僕先睡。看書至夜分。乃自爇火滅燭而

睡至五更初。公卽自起。發燭點燈著述。日日如是。

朱子曰。某生平不會懶。雖甚病。且要向前做事。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真箇怯弱。自是先有畏縮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爲。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爲也。以上記

昔人有嘲弈棋者曰。但見兩肉柱動搖耳。其神已落在黑白子中。呂晦叔生平未嘗作行草書。尤不喜人博。曰。勝則傷仁。負則傷儉。

陶士行勤於吏職。諸叅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卒則加鞭朴。曰。樛蒲者。牧豬奴戲耳。

呂公著

皇甫績幼孤。育於外祖韋孝寬。嘗與諸外兄博弈。孝寬以其惰業。督以嚴訓。憫績幼孤。特宥之。績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克躬厲已。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於是精心好學。涉略經史。

鄭還古弟齊古。好博戲。還古悉其所用。每出必封管鑰。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償博。勿使別取債息。爲惡人所陷也。弟感其言而易轍。

胡康侯少時好棋弈。登第後。卽痛自責曰。幸得一第。德業竟止於是耶。後不復弈。

昔人博弈。不過消閒適興而已。至今日。則流爲呼盧。

胡安國

鬪用專以賭錢為事。風俗敗壞莫此為甚。夫要賭最
是下流所為。負販奴隸之徒。沿街擲錢。冷廟鬪色。為
民上者。猶必緝訪治罪。乃今好賭之風。偏盛於所號
為縉紳士大夫者。儼然身列士班。裝模作樣。自謂我
貴人也。及貪心無處發洩。則詐謀試之呼盧。設局開
場。引誘少年子弟。甜言巧語。哄騙富戶癡呆。一入圈
套。百計擄掠。妻子從而乞肥。奴僕因之生色。甚至娼
優臧獲。對席並坐。只思利其財寶。絕不顧及體面。良
心喪盡。廉恥全無。推究隱微。不過欲藉此養家活口。
豈知種種醜惡。有不堪盡述者乎。讀陳成卿戒賭十

則有不汗流浹背否。

以上記警博齊

戒賭附見

范文正公在杭時。子弟以公有退志。請治園第為逸老
地。公曰。年踰六十。來日有幾。乃謀池圃。顧何時而居乎。
吾患位高難避而居也。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
者。莫得常遊。而誰得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為樂
耶。

趙清獻公家於三衢。所居樸陋。弟姪有欲悅公意者。以
厚值易鄰居。思搆花園。公聞之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
為鄰矣。忍棄之乎。命速還翁居。不追其值。

明道先生窗前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

名臣言行錄作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慮退而無居也此有脫文

趙名并

見造化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

邵康節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杯。微醺即已。興至成詩自詠。出遊城中。則乘小車。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稚皆歡。相謂曰。安樂先生來也。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康節所居。以俟其至。名曰行窩。以上記警流連花石

呂名蒙正

呂文穆公為相。有土藏古鑑。能照二百里。欲獻之以求知。公曰。吾面不過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聞者歎服。

羅名倫

韓魏公家藏一玉杯。價不貲。每設以宴客。愛賞殊甚。一日為侍者擲地而毀。侍者失色請罪。公顧之。徐曰。凡物成毀有數。汝誤也。非故也。神色自若。畧不加詰責。或有謂東坡曰。吾往端溪。可為公購硯。公曰。吾止兩手。其一解寫字。而有二硯。何以多為。曰。以備損壞。公曰。吾手恐先硯壞。以上記愛聚古玩

羅一峰會試。舟次蘇州。夜夢范文正公來謁。云。來年狀元屬公矣。羅謙讓不敢當。公曰。某年某樓之事。感動上清。應得此報。羅寤。因憶昔年曾拒奔女於樓。夢當有驗。已而果然。

唐臯少時讀書燈下有女調之屢將紙窗蝕破公補訖因題於上云蝕破紙窗容易補損人陰德最難修後臯大魁天下。

吳文恪公訥初赴京時有少婦寡居夜穿壁欲奔公所公卽命僕啓戶冒雨而出次日卽遷他寓。

林茂先才高過人旣與鄉薦家貧閉戶讀書鄰女慕茂先才名夜奔之茂先呵之曰男女有別禮法不容天地鬼神羅列森布何得以此汗我女慚而退林於次年登第。

曹文忠公鼐以明經作泰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子於驛亭色殊豔意欲就公公奮然曰處子可犯乎取片紙書曹鼐不可四字火之終夜不輟天明召其母領去明年會試狀元及第。

目起宗戒色文有云諸惡業中貪色一關最難打破故三百篇首稱關雎而桑間濮上之什備載垂戒乃知此病古今皆然然分兩種而受病亦有淺深庸夫俗子色知難斷意械未工顯蹈明行罔知顧忌至於文人學士雅擅風流侈標逸韻或賄不足餌而以才誘或直不能遂而以巧媒繾綣則託於夙因邂逅便神爲天合終日戒不淫淫心時熾逢人說寡慾慾種

更滋于名犯分。裂檢潰閑。機關不止。千般流毒。直兼數世。我願世人。寧甘樸拙。莫羨多情。縱有機緣。且思陰報。若腐言不堪入耳。豈往事總涉虛無。殷鑒炯炯。亦可畏也。以上記警好色

記曰。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齋也。非疾也。不晝居於內。

張湛矜嚴好禮。居處必自修整。每遇妻子。必講說禮法。及前言往行。以教誨之。相對如賓。故其妻子亦交相勉飭。有聲鄉黨。光武朝。湛拜太子太傅。

回希希

呂原明夫人嘗言。與公為夫婦六十年。未嘗一日面赤。

自少至老。雖在席之上。未嘗歡笑。以上記警閨門

韓魏公曾以三十萬錢買女婦張氏。姿色美麗。及至。張忽潜然出涕。公問故。曰。妾本修職郎郭守義妻也。部使者挾私。劾以敗官。今歲歎。恐盡室餓死。願沒身於人。以活守義兒女。公惻然憫之。遣張還。且白守義冤。後張復來。公曰。吾位宰相。豈可妾士人妻。取前券。包金二十兩。遣之。向者三十萬錢。竟弗問也。

張忠定公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嚴峻。莫敢畜婢使。張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待巾櫛。公

人言類記下

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仍處女也。上

記警 畜婢 銅婢附見

趙清獻公帥蜀時。見有妓戴杏花。公偶戲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傍晚。公使老兵呼妓。幾二鼓不至。令人速之。公周行室中。忽高聲叫曰。趙。抹不得無禮。旋令止之。老兵自幕後躍出曰。某度相公。不過一時使息。其實未嘗往也。

二程先生一日同赴士大夫家會飲。座中有一紅裙侑觴。伊川見妓。即拂衣起去。明道同他客盡歡而罷。次早。明道至伊川齋頭。語及昨事。伊川猶有怒色。明道笑曰。某

恭舊作公 今改正

當時在彼與飲。座中有妓。心中原無妓。吾弟今日處齋頭。齋中本無妓。心中却還有妓。伊川不覺媿服。

周恭叔於酒席間屬意一妓。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之。伊川歸。和靖偶言及之。伊川曰。此禽獸不若也。父母遺體。以偶賤娼可乎。

胡名銓 北舊作比 今从崔林 玉露改正 玉露黎頰 作梨頰黎 湍作梨湍

胡澹庵十年貶海外。北歸日。飲於湘潭胡氏園。偶作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苟有黎頰生微湍。謂待妓黎倩也。後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黎湍却有情。世上無知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因書以自警。

楊忠襄公少補郡庠。雖暗室必整衣冠端坐。足不涉酒肆茶坊。同舍生欲壞其節。拉之出飲。託言賓館。其實青樓也。公初不疑。酒數行。妓豔妝出。公愕然。疾走歸。取履焚之。涕而自責。以上記警挾妓

蘇長公一日過温公。值公外出。一僕應門曰。君實不在。長公曰。爾主人已自作相。何得復稱君實。此後當稱司馬相公。温公歸。遠稱相公。公驚異曰。誰教汝來。僕曰。適蘇學士見語如此。公笑曰。一箇好僕。被蘇學士教壞了。温公營獨樂園。園丁吕直性愚。公以直名之。春時土人遊園。園丁得茶錢十千。一日來納公。公曰。此自汝錢。可

持去。再四欲留之。公怒。遂持而去。反顧曰。只端明不愛錢者。後十許日。公見園中新砌一井亭。問之。乃前園丁十千所造也。

淫罪多端。男淫更大。行者汗心。言者亦汗口矣。養生家每言男淫損神。尤倍於女。况比頑童者。閨門必多醜聲。最宜防戒。如司馬公所用僕奴。則烏得有意外之患哉。以上記警畜後僕

胡文定公罷官。荆南僚舊餞於渚宮。呼樂戲以待。公殊不悅。楊龜山具朝饍留公。鮭菜蕭然。引觴徐酌。清坐講論。不覺日影之移。

張橫渠先生曰。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流連。又生惰怠之氣。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亦不如是切。故聖人必放鄭聲。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不為物所移耳。

黃名福

黃忠宣公在宣廟時。一日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棋。曰。臣不會著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

王陽明先生曰。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子。尚與古樂意思相近。門人請問。先生曰。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戲子。武之九變。便是武王一本的戲子。聖人一生實事。俱

訂謬雜錄
云濫觴出
家語韓詩
外傳言其
始世之微
後人指為
末流之弊
如曰至今
日而濫觴
極矣之類
謬也

播在樂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知他盡善盡美。與盡美未盡善處。若後世作樂。只是做些詞調。於民俗風化。絕無關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樸還淳。取今之戲子。將妖淫詞調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却於風化有益。梨園唱劇。至今日而濫觴極矣。然而敬神宴客。世俗必不能廢。但其中所演傳奇。有邪正之不同。主持世道者。正宜從此設法立教。則雖無益之事。亦未必非轉移風俗之一機也。先輩陶石梁曰。今之院本。即古之樂章也。每演戲時。見有孝子悌弟。忠臣義士。激烈

悲苦流離患難。雖婦人牧豎。往往涕泗橫流。不能自
已。旁視左右。莫不皆然。此其動人最懇切。最神速。較
之老生擁鼻比講經義。老衲登上座說佛法。功效更
倍。至於渡蟻還帶等劇。更能使人知因果報應。秋毫
不爽。殺盜淫妄。不覺自化。而好生樂善之念。油然而
矣。此則雖戲而有益者也。近時所撰院本。多是男女
私媾之事。潑可痛恨。而世人喜為搬演。聚父子兄弟。
并幃其婦人而觀之。見其淫譎褻穢。備極醜態。恬不
知媿。此與昔人使婦女裸逐。何異。曾不思男女之慾。
如水浸灌。即日事防閑。猶時有瀆倫犯義之事。而况

乎宜淫以道之。試思此時觀者。其心皆作何狀。不獨
少年不檢之人。情意飛蕩。即生平禮義自持者。到此
亦不覺津津有動。稍不自制。便入禽獸之門。可不深

戒哉。以上記警
觀戲劇

黃魯直好作豔詞。法僧曇師呵之。魯直曰。空中語耳。不
致墮馬腹中。師曰。君以豔詞蕩天下人心。罪報何止入
馬腹。正恐墮泥犁耳。黃聞悚然。自後絕筆不復作。

張纘孫戒人作淫詞。有云。今世文字之禍。百怪俱興。
往往倡淫穢之詞。撰造小說。以為風流佳話。使觀者
魂搖色奪。毀性易心。其意不過網取蠅頭耳。在有識

據樂善錄
冷齋夜話
法僧曇當
作法雲秀
謂法雲寺
圓通法秀
禪師也秀
事蹟詳統
傳燈錄

者固知爲海市蜃樓。寓言幻影。其如天下高明特達者少。隨俗波靡者多。彼見當時文人才士已儼然筆之爲書。昭布天下。則閭房醜行。未嘗不爲文人才士之所許。平日天良一綫。或猶畏鬼畏人。至此則公然心雄膽潑矣。若夫幼男。童女。血氣未定。見此等詞說。必致鑿破混沌。拋捨軀命。小則滅身。大則滅家。嗚呼。誰實使之然耶。况吾輩既以含齒戴髮。更復身列士林。不思遏之禁之。何忍驅迫齊民。盡入禽獸一路哉。禍天下而害人心。莫此之甚已。倘謂四壁相如。不妨長門賣賦。則何不取古今來忠孝節義之事。編爲裨

官野史。未嘗不可。騁才未嘗不可。射利何苦。必欲爲此。開口定是佳人才子。密約偷期。絕不新奇。頗爲落套。而且綺語爲殃。虛言折福。不獨誤人。兼亦自誤。吾實爲作者危之。惜之。故不憚與天下共質之也。以上記警

作
詞

王文正公發解南省廷試。皆爲首冠。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范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

范名鎮

范蜀公與司馬溫公同遊嵩山。各攜茶往。溫公以紙為帖。蜀公用小木盒盛之。溫公見而驚曰。景仁乃有茶器耶。蜀公聞其言。留盒與寺僧而去。司馬溫公曰。吾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物。輒羞赧棄去之。年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敝垢。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

宋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讀周易。其弟學士祁黯。葉燈。擁歌妓。醉飲達旦。次日。郊諭所親。謂讓之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譙。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夜。同在某州學舍內。喫羹煮飯時否。祁笑曰。却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某處喫羹煮飯時。是為甚底。

范純仁之子正平。勤苦好學。操履甚於貧士。嘗與外氏子弟。結課於覺林寺。去城二十里。正平止以敗扇障日。徒步往來。人莫知其為宰相子也。

張子韶手執一扇。過數夏。破即補之。一皮履。汗敝開裂。亦不易。頭上烏巾。以疏布為之。漬以墨汁。夏間汗出。或

張九成

寇名準

至墨汁流面亦不問筆用秃筆紙用故紙以至衣冠飲食皆不採擇或問子韶此是性耶抑愛惜不肯妄用耶子韶曰汝且道我用心每日在何處以上記警不安淡泊

寇萊公為相時居第卑隘或勸之起宅公不從魏野詩

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蓋頌其實事也

李名沆

李文靖公治居第於封邱門外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輔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

于名謙

于忠肅公持身嚴介位至公卿先世室廬盡畀其弟惟市屋數間以居嘗緣疾在告宦者奉旨更番來視見公

自奉簡樸歎息以聞特為計所資用一切上方製之至

輟尚膳醯醬蔬菜之屬為賜

趙逢龍官侍講致仕丞相葉夢鼎出其門嘗謂師宅卑

陋欲市其鄰拓之趙曰鄰里相安一旦驚擾非吾願也

卒不從以上記警第宅豪奢

趙簡子乘敝車瘦馬衣羖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

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温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

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

恐有細人之心也

元卽玄

韓康隱霸陵山中桓帝備元纁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

康康不得已乃乘柴車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衣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始知與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終釋之

司馬溫公為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宮宮祠乘馬不張蓋持扇蔽日伊川先生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

魏名號

魏文靖公以尚書致仕歸晨夕田間布衣芒履首竹笠以課傭作與野老雜處會天大旱省城三司禱雨雩於

壇墀公渡江從之雪乘竹兜行於道中會三司前驅且至避入委巷猶謂其弗恭也掖而出之三司見之惶恐謝罪行禮既畢倉皇訪公已渡江歸矣

海名瑞

海忠介公極言敢諫廷杖幾死穆廟登極擢巡撫江南戎衣練兵不用八昇四掖且時乘馬尋常贖牒草紙可書不計邊幅民冤赴愬沿途可鳴不立崖岸其始泣任也冠服不備躬詣肆中市買人無識者以上記警盛飾輿馬

文中子姓
王名通

文中子之服儉以潔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於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

常管全

盧懷慎掌選時奉身之物止一布囊常有疾朱璟盧從

愿候之。見敝簣單箱。門不施箔。風雨北來。舉簣自障而已。

江湛字徽深。為宋吏部尚書。家貧。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身無兼衣。口無餘食。嘗為上所召。遇澣衣。遂稱疾。及澣就。然後入朝。牛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

張文節公為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眾。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公名知自

劉丞相摯。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制度。自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弟雜處士大夫間。望而知為劉氏。以上記警衣服奢侈鄭子臧。出奔宋。好聚鷓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云。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

魏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傅元曰。此服妖也。服妖既

元即玄

作身隨之亡。妹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

司馬溫公倣古製一深衣。謂邵康節曰。先生亦服此乎。曰。某為今人。但服今人之服。居恒烏冠緇褐。見卿相不

易。以上記警。衣冠異製。

呂與叔在扶溝。雖六月酷暑。必正襟危坐。伊川聞之。歎曰。與叔可謂敦篤矣。

張忠定公生平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瑋王鞏同飯。命鞏褫帶。公衫帽自如。鞏亦不敢袒。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子

張名方平。忠定當作文定。

呂名大陽。

自食某之食。雖袒衣無害也。

恐鞏對長者。食亦常如此。

呂涇野先生夙夜居一矮屋。危坐誦讀。雖炎暑不廢衣

冠。以上記警。暑月袒。

管寧自遼東歸。渡海遇暴風。舟將覆。寧自檢其過曰。吾

嘗一日科頭。三晨晏起。以為終身憾事。

王平子。胡母彥國諸人。皆以任放為達。或有裸體者。樂

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

以上記警。科頭。

柳仲郢家世貴顯。而家法甚清素。凡遇歲儉。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先君為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又曰。先君嘗言。高侍郎兄弟三人。俱列清

王名澄。胡母名輔。之。

呂名稱。

高名錯。

要非速客。不一羹葷。夕食齏菹瓠而已。皆保重名。世祿不絕。

范文正公爲諸生時。貧甚。嘗讀書僧舍。每日不再舉火。畫粥斷葷。以供朝夕。寔如也。

王文正公平生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塵埃投羹中。公惟啖飯。問何以不食。羹曰。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不食。曰。偶不喜飯。可具粥。子弟有訴於公者。曰。食肉爲庖人所私。可治之。公曰。汝輩料食肉幾何。曰。一斤。今只得半耳。公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類如此。

宴安通

范忠宣公平生自奉粗糲。無重養。不擇滋味。每退食自公。易衣短褐。率以爲常。子弟有請教者。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蘇子瞻曰。吾借王叅軍地種菜。不及半畝。而吾與子過。終年飽菜。夜半撻而煮之。味含土膏。氣飽霜露。雖梁肉不能及也。人生須底物。而乃更貪耶。因作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葍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遂題其廬曰安蔬。

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歎賞。

名華

胡壽安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居一月。烹一雞。公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位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為戒。猶恐不能令終。爾好大嚼如此。不為吾累乎。

以上記警
飲食豐盛

司馬溫公在洛下。與諸故老時游集。相約酒行果實食品。皆不得過五。謂之真率會。嘗自言曰。先公為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沾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

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敝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蘇子瞻居黃州時。與鄰里往還。子瞻既絕俸。而往還者亦多貧困。做溫公真率會。而復殺為三。自言有三養。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章楓山先生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酒肉相尚。非也。聞薛文清公在家。賓客往來。只一雞一黍。酒三行。就食飯而罷。又魏文靖公在家。賓客相望。必留飯食。止一肉一菜。年雖高。必就舟次回拜之。公府有所相遺。

必有報禮。不虛受人惠。此二公者。可以為法。

董損齋成進士後。以奉差過華容。造謁劉忠宣公。留之

飯。飯麥精。饌惟糟蝦。一碟無他具。董因感省。終身持雅

操云。以上記警宴會侈靡

陶士行在武昌。與佐吏飲酒。常有限。或勸少進。侃悽然

曰。昔少年多酒失。慈親見約。故不敢過耳。

范文正公每飲酒後。問夫人曰。比來飲酒時何如。對曰。

全無失禮。更覺加謹。公自恨謂加謹處。乃是為酒所動。

遂絕飲。

蔡齊喜酒。通判濟州時。日飲醇酎。往往至醉。時太夫人

董名撲
劉名大夏
上飯字舊
作飲今从
先進遺風
及昨非菴
日纂改正

夏名同

年高。頗憂之。賈存道為詩示公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

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何何追。公

矍然起謝之。自是非親客。不對酒。終身未嘗至醉。

王肅家誠曰。凡為主人飲客。使有酒色而已。無使至醉。

若為人所強。必退席長跪。稱父兄誠以辭之。敬仲辭君。

而况於人乎。

四戒以酒為第一。凡一切淫亂之原。多起於酒。故可

飲而不可耽。世人嗜酒無厭。以曠蕩為達識。以銜杯

為高致。遂至形骸顛倒。禮法廢亂。罵坐臥街。凌親犯

上。久且喪心墮志。失其常性。能使士敗名。官落職。農

范名質

曹名端

荒疇。商賈喪資。甚則損肺腑腸。患生不測。又甚則敗
國亡家。遺恨千古。豈不痛哉。范魯公戒子詩云。戒爾
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作凶頑類。曹月
川詩云。養性勿貪昏性水。成家宜戒破家湯。陳成鄉
衛生集云。醉者善念悉去。惡念熾發。醒時所必不敢
爲。醉則悉爲之。醒時所必不敢言。醉則恣言之。故飲
而能節者。謂之太和湯。謂之忘情友。飲而不能節者。
謂之柔魔。謂之甘毒。又曰。酒淫薪也。恣酒不恣淫。鮮
矣。夫內火方熾。淫欲怒發。猶自難防。矧縱酒以益火
乎。醉飽行房。五藏反覆。得病不小。尤宜痛懲。更有因

醉闕狠。而受辱喪命者。悔之何及。縱使極有酒德。醉
則高臥於前。所論諸過。一毫不犯。然而酒乃難得之
物。飲之過多。殊非積福之道。且飲興方濃。則雖宜爲
之事。亦置不爲。宜見之人。亦辭不見。坐失事機。獲罪
親友。往往而然。且夫筵席之上。笑語諠譁。時光不覺
其長。而司中饋值奔走者。客筵未散。勢不得食。夏晝
冬宵。枵腹守候。常苦其久。而且夜深人倦。門戶啓閉
不時。或致火燭疎虞。或致穿窬偷盜。種種未便。雖著
酒德。亦所難免。正不得自恃醉之不得。而必欲盡興
至醉也。又曰。世間最可笑事。莫如於酒筵爭勝負。處

世每事宜退讓。况偶爾歡敘。行令較拳。不過片時。意興勝不足榮。負不足辱。輸非有失。贏非有得。彼昏不知。必勝乃已。以至不醉不休。何愚之甚。又有自夸量大。以莫已及。為豪舉。不知生人道德文章。科第功名。種種多不及人處。而偏以量大為夸。不亦謬乎。更有一種人。以酒政嚴明為得意。不思酒以合歡。宜隨其量。何苦強令多飲。以至傷生。語云。苛政猛於虎。吾謂酒政之苛。猶是也。座間若遇此輩。宜急引避之。勿逢其噬。以上記警嗜酒

呂正獻公教原明公。事事循蹈規矩。自幼不得入茶坊

晏名殊

酒肆。市井間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

晏元獻公居館職時。士大夫各為讌集。市樓酒肆。皆供張為游玩之地。公獨家居。與兄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特除晏殊。執政莫知所因。他日上。謂侍臣曰。近聞館閣臣僚。無不遊嬉宴賞。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為東宮官。以上記警市飲

富名時

富鄭公自汝州得請歸洛。築第天津橋。與邵堯夫隱居相適。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堯夫曰。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

包名拯

李見居與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每出入必經由一富人門二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人候其過門邀之坐二公託以他事不入他日復招飲李欲往包公正色與語曰彼富人也吾輩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不為他日累乎竟不往後十年二公果相繼典鄉郡蓋二公為布衣時所志已有如此以上記警衛人釣於河得鰈其大盈車曰吾下一觴之餌鰈過而不視益以豚之半則吞矣子思曰噫鰈貪以餌死士食以祿死

張詠寢室中無侍婢服玩之物闐如也李旼嘗侍坐廡

聯珠詩格
與作語

下因謂公寢禪室不如公哂曰吾不為輕肥故至此吾往年及第後以詩寄高士傳霖云前來失脚下漁磯苦戀明時未得歸寄與巢由莫相笑此心不是愛輕肥豈今日之言也

呂名大防

呂汲公以百鍊遺伊川先生伊川辭之時族兄子在旁謂伊川曰勿為己甚姑受之伊川曰公之所以遺願者以願貧也公為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材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願貧也天下貧者亦眾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錢名福

錢鶴灘請告門生有守維揚者遣使迎公越期不赴後

始一至。諸大賈爭先迎謁。公曰：病夫來看廣陵濤，差有起色。并一問瓊花消息耳。無心跨鶴也。遂潛歸。太守追之不得。

海忠介公瑞為南總憲。風猷肅然。一日因送表向三山門內一孝廉家借坐。孝廉家屋宅壯麗。憚公清嚴。聞其來。盡撤廳事。所陳什物。索敝椅數張待之。人謂有楊綰令人減騶撤樂之風。初來蒞任。止攜二竹具。舟泊上河。人猶不知。偶病延醫。入視室中。所御衾幃皆白布。蕭然不啻如寒士焉。以上記警貪得曾子衣敝裘以耕於野。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

子當作君

修衣。曾子不受。使者曰：不求自獻。奚為不受。曾子曰：參聞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不我驕。我能勿畏乎。鍾離意為尚書。太守張恢坐賊籍沒。詔以賜羣臣。意得珠璣。不拜賜。帝問故。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曾參避車於勝母。惡其名也。此穢物。臣不敢拜。帝歎曰：清哉尚書之言也。

韓名維

韓名宗

伊川先生與韓持國善。往造焉。久留。穎川韓早晚伴食。禮貌加敬。一日韓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為意。我嘗有金樸重三十兩。以可為先生壽。未敢遽言之。使汝侍食。從容道我意。彬叔如所戒。啓之。先生曰：願與乃

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為。詰朝辭歸。持國曰。吾不敢言。正為此耳。再三謝過而別。

張橫浦初年貧寒。衣食不備。有送襲衣者。却不受曰。士處貧苦。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自砥礪。則貪心生。廉恥喪矣。工夫何在。

王端毅公恕。守楊時。有德公者。餽千金為壽。公雖謝却之。然亦未能忘情。終夜不寐。每念一動。即大呼曰。王某。汝何得起此念。如是者數四。比明。此念遂息。

葉宗人

葉宗行。令錢塘。按察使周新。風采端嚴。尤重之。嘗候宗行出。潛至其署。視室中無長物。惟笠澤銀魚乾一裹。新

歎息。攜少許而去。明日召之。食曰。此君家物也。飲之。至

醉。出三品儀仗。導之歸。宗行辭不許。曰。此位可至。奚辭

焉。時呼錢塘一葉清。以上記警濫受

袁氏世範曰。人處窮約。動輒稱假。雖米鹽醢醢計錢不

多。然朝夕頻頻。令人煩厭。如假借衣冠器用。既已汗損。

又因以質錢者有之。借之者歷歷在心。而借者行行自

若。且語人曰。我未嘗有所假貸於彼。此又無恥之甚者

也。

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凡有損壞。皆為補治。

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

胡文定公家至貧。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口不道。手亦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其意何為。汝曹志之。袁安遇大雪。深丈餘。扃戶不出。洛陽令按行。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視之。見安僵臥在牀。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臥。不宜干人。以上記孫薪擢元祐中第。選教授。不赴。質性清介。與黃葆為太學舊遊。後黃以御史出守處州。薪不肯詣郡謁。黃約以勸。農曰。會於洞溪。至期。薪以扁舟來會。時有胥吏欲賄黃。將因薪納之。先俾家僮導意。薪曰。謹勿語。使吾聞是入耳賊。

賈

朱子嘗謂學者曰。熹在閑遠。豈能為人宛轉求試。若能如此。則親戚如黃直卿。當先為圖得之矣。熹平生為學。只學得固窮守道一事。朋友所以遠來相問。亦主此意。今若曲徇朋友之意。相為經營。則是師生之意。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矣。豈相尋學問之本意耶。嚴宗為上高簿。受代。漕使以試官缺。留宗校文。寓蕭寺。有富家子。因寺僧致懇。中式。許以五十萬錢。宗笑曰。請其人面議之。翌早來謁。叱之曰。三歲大比。公卿由此而出。汝輩不潛心力學。乃欲以賄進乎。其人慚退。宗即日辭漕使行。

真恐其誤

張名孟敬
武名尚文

董公樸家居。適楚試差。公門生也。先時封所擬經題寄公。公發而火之。不以示子。子後一科中式。

陳良謨游學廣德。本庠張掌教謂公曰。歸安武大尹。今秋必入簾。吾引爾往拜其門。場中必當留意。公唯而出。私念窮通有命。進不以正。識者所鄙。遂託辭不往。而是科恰中武公房內。假使當時一往。則彼此俱無以自明矣。以上記警清記

呂光詢拔吳。有給事欲爲富人居間。適陸粲在座。不果言而別。語所親曰。昨日陸公諄諄言地方利病。又勸其奏請蠲租。彼爲公激昂吐辭。我乃懷私。噤不敢言。思之

甚愧。遂却富人金曰。吾爲陸公所化矣。公二買田賦人有操白金託涇野先生居間者。先生謝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乃以鳥獸視我耶。因而不懌者累日。

金九成廉介不受私謁。居官十年。妻子不充藜藿。病且革。會有富家求釋罪於郡侯。以千金爲賄。九成不可。郡侯自抵其榻。撫之曰。獨不爲妻子饗殮計乎。九成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面壁臥。不復語。以上記警居間爲利

王義方爲御史。買宅數日。忽對賓友。指庭中桐樹一雙曰。此無酬值。賓友言樹當隨宅。別無酬例。義方曰。我只買宅耳。樹何所載。召宅主付之錢四千。

徐鉉市宅以居。歲餘見宅主貧甚，召謂曰：「得非售宅虧價以致是乎？」余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償爾矣。故主辭不受，命左右輦以付之。

丁名賓

嘉善丁清惠公，厚德甚多。其置產尤足師法。欲置田房，必詳訪來歷。遇有兄弟交爭，或親戚相競，及子盜父業，主佔奴產者，必正色以倫理論之。從容解紛，使其相安。賴以和好者甚衆。其確係已產者，方與成交，銀必足色。法照納官，一併交足。每致一業，必謂家人曰：「生人占不得一分便宜。况棄產得產，苦樂大不相同。須曲體之。三年以後，有求加者，必應其請。」曰：「昔范文正公三買田地，

吾媿不能效法前賢，亦何忍有求不應乎？」

明山賓家貧，將貨所駕車牛。既受錢，語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即還之。阮孝緒聞而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

停澆矣。山賓後官至侍中。

山賓南
北朝人

司馬溫公閒居西京，一日命老兵賣所乘馬以給用。語之曰：「此馬夏月有肺病，當先語之。」老兵爲之竊笑。以上

交易
不公

有被裘而夏月荷薪於道，道有遺金不顧。季札見而呼之曰：「荷薪者何不取金？」翁笑曰：「君何居之高，視之卑，貌

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請問姓氏。曰。君乃皮相之士。何足與言姓氏。遂去。

魏當作漢

魏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家與其妻。妻曰。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士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慚。乃捐金於野。

呂原明云。京師人有以金銀實一筐。託付於其友。數年而死。其友往語其子。子曰。我父平日未嘗一言此。且無契券之驗。殆長者之誤也。其友曰。我躬受之爾父。豈待契券與汝。汝必與聞哉。兩人相推。無敢當。其友遂持以

白官。時包孝肅尹京兆。究其實。斷還其子。世俗皆謂。今人無復良心。惟知有利耳。聞是兩人之風。可以釋世俗之疑矣。

羅一峰先生以孝廉赴會試。僕於途中拾一金鐲。行已五日。先生憂旅費不給。僕曰。無慮也。向於山東某處拾一金鐲。可質爲費。先生怒。欲親質付還。僕屈指叩頭曰。往返必誤場期。不可。先生言此必婢僕遺失。萬一主人拷訊。因而致死。是誰之咎。吾寧不會試。不忍令人死於非命也。竟尋至其家。果係婦遺面盆。而婢誤投於地者。主婦疑婢竊取。鞭笞流血。幾次尋死。夫復疑妻有私辱。

罵不休。妻亦憤怒投繯。賴人解救。先生至。出繯與之。舉家感激。急行至京。已二月初四。倉皇投卷。竟得中式。狀元及第。以上記警拾遺不還劉燾兄弟三人。共處蓬室。為風所倒。無以葺治。怡然自樂。聚徒教授。從者甚眾。

劉善明家甚貧。惟有遺書八千卷。高帝聞其清苦。賜葛坡塘屯穀五百斛。

東萊太守高慎。以老病乞歸。所居草屋蓬戶。甕缶無儲。其妻謂之曰。君累經宰守。積有年歲。何不少為儲蓄。以遺子孫乎。慎曰。吾以勤身清名為之基。以遺之。不亦可

乎。慎三子並為刺史。子孫顯宦者累世。

胡敬齋先生。平居簞食瓢飲。處之泰然。或為之籌。先生曰。吾何暇急急為此。嘗有詩曰。終日觀書。聖賢在日。終日言談。不及利祿。若使稊稗不生。何愁五穀不熟。以上記警

持籌

許魯齋嘗云。為學以治生為本。此言出。甚為世所譏議。後人當善會其意。知非教人謀利也。貧窮之累人甚矣。古今來有不為此敗節喪名者幾人。學者須是習勤服勞。樽節儉約。勿使游手游食。以致仰事俯畜。無所依賴而已。昔司馬溫公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

許衡

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耶。正是同此意見。

顏氏家訓曰。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而衣。蔬果之屬。園場之所產。雞豚之味。埭築之所生。爰及枵棬器械。薪槨茶茗。莫非種植之物也。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為生之具已足矣。以上記警不治生產

唐書本傳下枉作失

朱仁軌曰。終日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枉一段。昔有欲為范文正公買綠野堂者。公不肯曰。在唐如裴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心所不安。寧使做壞。或他人有之。已則不可取也。

裴名度

扇舊作用今从見聞紀訓改正

張邦奇公第宅。廳僅二楹。旁一楹。乃其叔居。叔有宿逋。願售公。倍價買之。將重構焉。告於封翁。扇川翁知其倍價也。甚悅。已忽潸然淚下。曰。吾想至日。拆彼屋以豎吾柱。何以為情。公惻然曰。兒當還之。翁曰。想價已償入矣。公曰。併價不取可也。翁欣然曰。若此。慰我甚矣。楊翥厚德冠時。鄰家構舍侵其柵。溜墮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或侵其址。公賦詩云。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些也不妨。其度量如此。陳白沙先生。鄰有惡少。欲侵其地。揚言於眾曰。陳氏子。異日他出。必於途辱之。及見不覺自失。先生曰。尺寸地。

吾當為若讓其人。慙謝而去。又有欲侵其田者。處亦如之。以上記警田宅方圓

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

胡安定先生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鮑宣娶桓氏女。裝遣甚厚。宣不悅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貧賤。不敢當禮。少君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衣。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

范忠宣公將娶婦。或傳婦以羅為幃幔。公不悅曰。羅綺豈幃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當火於庭。

言行錄忠
宜作文正
下有之予
純仁四字
當據收補

於庭。劉師文。明州人。成都楊氏納為壻。楊翁死數年。方婚。既而謀歸江南。妻晨起。與母兄議事。師文竊窺之。見其母兄立文書。反覆再三。有不豫色。妻至問其故。曰。父遺命以田四十畝為嫁資。約錢二千緡。邇來多故。鬻之殆盡。今貨居室之半。僅得千緡而已。適立券。故殊不樂。劉曰。豈有為壻而令人賣屋以界之乎。取券焚之。攜妻徑歸。嗚呼。今人有因無奩資而不納其婦者。何相去之遠也。

嫁娶責財。若償宿逋。然使貧家溺女。皆是故也。甚至有翁婿相訐於訟者。有姻婭相對如讎者。安得如師文其人。以轉移一世乎。以上記警

嫁娶競財

隋李士謙為開府參軍。家富。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歲歉。召各欠戶。設酒焚券。不索其償。來春又出糧種。分給貧乏。所全活者甚眾。或曰。子陰德大矣。公曰。陰德如耳鳴。已自聞之。人無知者。今子已知。何為陰德。後壽至百歲。子孫皆為顯官。

宋黃兼濟於每歲收成時。以錢三百緡收糴。俟至來年新陳未接之際。糴與細民。價例不增。升斗如故。在已無

損。小民得濟。益州知府張詠極為稱道。其事非已所能及。及

李賢父為富商。載棉花停邸寓。有臨江三商。以三百兩易之。舍忽火發。延燒無遺。三商大慟曰。本罄難歸。非死則行乞耳。李聞而呼之曰。貨未及舟。猶為我物。物失價存。理宜奉還。且我本尚厚。公等本薄。失之無以資生。吾不忍見也。取三百金盡還之。後生子賢。位至宰輔。以上記警

窮迫 債負

司馬德操育蠶時。有人求簇箔。德操自棄其蠶而與之。或言凡損已贖人。謂彼急我緩。可以相通。今彼此正等。

司馬名微

何緣如此。德操曰：人求而不與，將慙。何有以財物令人慙者。

阮光祿裕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皆給。有人葬母，欲借不敢言。阮聞而歎曰：吾有車而令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

有士人贖作韓魏公書，謁蔡君謨。蔡心疑之，然士頗豪氣，與三十緡，因回書遣四兵送之，併致果物於魏公。士至京造謁，以其故請罪。公見之，徐曰：君謨手段小，恐未足了公事。因作書令謁夏太尉。子弟有不然者，公曰：士能爲我書，又能動君謨，其才器亦不凡矣。所以爲此者。

賈名疎

不過一時貧窮起見耳。至關中，夏竟官之。

范文正公在睢陽掌教時，有孫秀才者，索游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公又贈錢一千，因問何爲汲汲道路。孫戚然曰：老母無養，公見孫詞氣甚非乞客，因爲補學職，授以春秋。月得三千供養，孫篤學，公甚愛之。明年俱解去。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卽昔日索游孫秀才也。公歎曰：貧累大矣，倘因循索米至老，雖人才如明復者，將猶涸而不見也。語云：緩急人所時有，今富貴人不知貧賤痛癢，亦是一過。况貧賤中，往往有豪傑，須是大著眼。

孫名復

寬挂腹可也。

以上記警拒入乞貸

范文正公嘗得一宅基。堪輿家謂曰：此當世出鄉相。公曰：誠有之。不敢以私一家。即捐其基建學。今蘇州府學是也。

朱文公知崇安日。有小民貪大姓吉地。預埋石碑於墳前。數年之後。突以強佔為詞。訟之官。兩造爭於庭。不決。文公親至其地觀之。見山明水秀。鳳舞龍飛。意大姓侵奪之情真也。及去其浮泥。驗其故上。則有碑記。所書皆小民之祖先名字。文公遂斷還之。後公隱居武夷山。偶經過其地。間步往閱。問其居民。則備言埋石誑告罔上。

將富問志
脫得字

事。文公惱悔無及。乃題壁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理。是夜大雨如傾。雷電交作。霹靂一聲。瓦屋皆響。次日視之。其墳已毀成一潭。連石槨都不見矣。趙端肅公錦頗經營風水。一日語人曰：吾昨念之。富貴之家。能致地師千里之外。有佳山水處。又能出重貲以購之。其人不可。又能以勢力強之。得善地已。又將富貴。得富貴已。又將得善地。如環之無端。千百世不絕。皆人與地為政。遂以手指天曰：此老將安所事事耶。因一笑而罷。

鄧文潔公以讚。嘗買山下葬其母。輜車已發矣。賣主復

有後言。公曰。吾將以安親體。今人情未調。卽親靈未妥。遂扶柩復歸於寢。至其人悔謝。然後營兆焉。

古者葬禮。大夫三月。士踰月。故不葬則不變服。易食。哀親之未有歸也。今人惑於風水之說。有貪求吉地。遷延日久者。有旣葬多疑。屢行啟掘者。不思古人卜地之義。惟是孝子慈孫。重親遺體。不爲風水所侵。不爲蟲蟻所蝕。不爲耕犁所及。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溝池。如是已矣。豈以親之骸骨。爲子孫福利之具哉。則風水不必貪也。又有惑於分房之說。兄弟猜嫌。終年牽制。旣擇年月日時。又疑山水偏向。則是父母

多生一子。反增一日之暴露矣。豈知人之禍福。各有因緣。於山水何與。則分房不必執也。倘若執迷不悟。一遭利名牽逐。淹滯他鄉。年復一年。幾無安土之望。或遭水火。又有焚溺之虞。爲人子者。獨能恬然於心乎。又權厝一事。萬不可久。久則雨水浸淋。日氣下蒸。未及歸土。木已朽矣。仁人孝子。當何以爲心也。以上記警

圖謀風水

韓魏公知鄆州時。京東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爲三限。限不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衆。公請獲他盜者。聽折除。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爲令。至今

用之。

范忠宣公尹洛時多惠政。後爲執政。其子自許展省河南。少憩村店。有老翁從店出。注視其子曰。明公容類丞相。非其家子乎。曰。然。翁不語。入具冠帶。出拜。謂其子曰。昔丞相尹洛。某年四十二。平生粗知守分。偶意外爭鬪事。至官得杖罪。吏引某褰裳行刑。丞相召某前。問曰。吾察爾非惡人。膚體無傷。何爲至此。某以情告。丞相曰。爾當自新。免罰放出。非特某得爲完人。此鄉化之。至今無爭鬪者。

朱軾家貧。教學得束修三千。歸遇一田父械鎖悲泣。問

過庭錄偶
下有以字

故云。欠青苗錢三千。不能償。官司督責。生不如死。軾曰。我恰有三千。盡與之。遂得釋。

張知常在上庠日。偶他出。有同舍生發篋盜其金十兩。學師集同舍檢得之。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夜袖金還公。公憐其貧。復以半與之。後公大顯。

羅念庵先生罷官歸。道經蕪湖。病亟。抽分項東甌爲醫藥資。有揚買犯重辟。願獻千金求解。項欲以此爲公壽。公力却。事乃寢。既而思曰。是大賈不活矣。項君必以我故而不脫之獄。乃遺書謝項。因爲解之。揚買得生。竟不知爲公力也。

項名喬

松江有儒士薛河東者。貧而無賴。謁無錫富室鄒氏。自稱錢狀元師。託以他往便履一叩。鄒信禮之。張筵相款。未終。適有報錢狀元至。薛起謂主人曰。吾當往其舟。謁而借來。主人唯唯。往以真情告之。霍灘欣然應曰。此何妨。但同往。主人迎之。霍灘執禮甚謹。側坐談笑。至盡醉而終。略無可疑之色。以上記警遇事不行方便

古人云。俗語近於市。織語近於娼。譚語近於優。士君子一涉此。不獨損威。亦難迓福。又曰。鳥之美羽勾喙者。鳥畏之。魚之哆口垂涎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辨詞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此三端。避文人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

避辨士之舌端。

何長瑜為臨川王義慶記室。好譏議人。嘗以韻語嘲其僚佐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輕薄少年多效之。凡人士並為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言於文帝。遂謫廣州。行至板橋。遇暴風溺死。

魏收文章名世。而性輕薄。好為訕謗。時人謂之驚蛺蝶。鄭光業兄弟。好誹笑人。比投獻詞句。有可嗤者。輒貯之箱中。號曰苦海。每有宴會。使人舁苦海於前。各舉一欵。以為諧笑。

夫字衍

陳亞夫滑稽。蔡君謨以其名戲之曰。陳亞有心純是惡。陳卽應聲曰。蔡襄無口卽成衰。時人絕倒。侮人者定爲人侮。可爲口過之戒。

黃庭堅與趙挺之同在館閣。庭堅素輕趙。趙嘗曰。吾鄉最重潤筆。每一誌文成。則太平車中載以贈之。庭堅曰。想都是蘿蔔與瓜薑耳。趙憾之切骨。其後擠排不遺餘力。卒致宜州之貶。以上記警滑稽戲語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阯遺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

惡也。寧死不願子孫有此行也。

程皓性周慎。不談人短。每見人有所訾議。未嘗應和。俟其言畢。徐爲白之曰。此皆衆人妄傳。其實不爾。更說其人諸事之美以稱之。

李文靖公爲相。不喜道人之惡。祕監胡旦嘗與文靖同掌制誥。聞其拜參政。以啟賀之。歷詆前罷職者四人。而譽文靖甚力。意將附之。文靖得啟。慨然不樂。曰。吾豈優於是者耶。亦適遭遇。乘人之後。而議其非。吾所不爲。况欲揚一人而短四人乎。終爲相。不舉旦。

陳忠肅公瓘。性謙和。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長。雖見其

此條出封氏聞見記程唐刑部尚書

昨非菴日纂與上有云字據宋史似當有云字

短。未嘗面折。惟微示意以警之。人多退省愧服。以上記警好稱人惡趙槩與歐陽修同在史館。槩厚重寡言。修屢輕之。趙不以屑意。會修甥女淫亂事覺。語連修。與甥亂。上怒甚。羣臣無敢言者。槩獨上言。修以文學近臣。不可輕譏。以閨房曖昧之事。臣與修蹤跡素疎。修之待臣亦淺。所惜者朝廷大體耳。

按珪謚文毅不諡獻簡且珪明朝人此語

傅獻簡公曰。以帷簿之罪加人。最為暗昧。萬一非真。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訕乎。公諱珪。以上記警許人陰事伊川先生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乃出來人自警編諸書其非珪言也明矣注殊謬

劉元城嘗言。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前人。蓋聞見未廣。涉世淺也。邵伯溫少時。讀文中子。有武侯不死。禮樂可興之說。乃著論以駁之。其意以武侯霸佐。恐禮樂未遑耳。康節先生見而大怒。欲杖之。伯溫自是潛心討究。不敢輕論前人。天下中並無此人薛文清公曰。切不可隨眾議論前人短長。要當已有真見。乃可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為古人之事。則難。

汪名道昆奮為作江

汪司馬有名於時。好為大言。輕詆前輩。初為湖廣副使。

今從因樹
屋書影政
正道昆於
洪氏為鄉
先輩汪之
作江殆有
意為之似
非偶然傳
寫之誤

時翰林姜寶督四川學政道經楚省與諸司會飲黃鶴樓司馬席間大言曰蜀人如蘇軾者文章一字不通此等秀才當以劣等處之眾皆睜眦寶亦唯唯而已後數日會餞司馬又大言如初寶笑而應之曰訪問蜀中胥吏秀才中並無此人姓名想是臨考畏避耳合席闕然大笑司馬不以為媿以上記警安抵前賢子產治鄭鄧析欲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子產於是執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

寶寔同

太邱長陳實居鄉里平心率物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相謂曰寧為刑罰所加無為陳君所短雷孚宜豐人也居官清白長厚好行德義自唐雷衡至爭十一世未嘗訟人於官王漸唐時孝子也性惇樸作孝經義五十卷凡鄉閭有鬪訟漸即詣門高聲誦孝經義一卷訟者俱為慙謝乙普明兄弟爭產經年結訟各相援証訴於清河太守蘇瓊瓊召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假令得田地而失兄弟於心如何因下淚諸証無不感泣兄

弟叩首交讓

朱晦菴門人有與人爭訟者。切責之曰。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爭奪而至怨讎。

吳康齋應召還山。後有族人盜賣祭田。康齋訟之官。至囚服聽斷。太守不爲禮。君子譏之。

顧公憲成司理處州。有兄弟訟累年不決者。呼謂之曰。汝兩手兩足相爭否。兄弟手足也。而相爭。非怪事乎。乃恬不以爲怪。何也。旣相爭。自相治可矣。各授之杖。謂其兄曰。爲我扑若弟。謂其弟曰。爲我扑若兄。兩人相顧愕然。公故促之。兩人叩頭請曰。曩者官爲析曲直。故不服。

今當服矣。不知曲直也。願得自新。公喜。令兄弟相揖謝。

兩人大哭而去。

以上記警好訟

范文正公輕財好施。尤厚於宗族。嘗語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卹其飢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他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顏入家廟乎。於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爲義田。以養羣從之貧乏。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疋。嫁娶喪葬。皆有贍給。陸九韶與其兄九齡。弟九淵。昆弟自相師友。其家累世

義居一人最尊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擇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納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詞為韻語。月朔家長率眾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詞。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眾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則聞之官長。屏之遠方焉。胡仲堯累世同爨。至數百口。構學舍以教子弟。朝夕講貫。聚書數萬卷。

陳選

陳克菴嘗謂其子戴曰。吾藉祖宗餘慶。官二品。祿入之產。汝何可獨享。其分十之六為思遠莊。以事先。以周宗族。乃捐田百四十畝於公家。迨公卒後。貧甚。族人欲以

田還其子。子不可曰。先人行義。戴取而私之。獨不愧於

心乎。人謂公有子矣。

以上記警
疎九族

晏平仲敝車羸馬以朝。田桓子以為隱君之賜。晏子曰。自臣之貴。父族無不乘車者。母族無不足衣食者。妻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舉火者三百餘人。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陽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侍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甥年四十餘。癡不能如人。常與弟負之以遊。城之妹夫亡在他處。家貧不能奔喪。城親與其弟身尸以歸。葬於其居之側。往返千餘里。

杜名衍

杜正獻公自布衣至為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
有品節。家故饒貲。諸父析屋。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
者。俸祿所入。以給姻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宅以居。
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

楊名國寶

范文正公少孤。母改適朱公。因育於朱氏。公既貴。待異
母兄弟一體。特以任子移之。
楊應之學士。元祐間。為成都轉運判官。後召為校書郎。
有遠房母舅在蜀。官滿。貧不能歸。應之盡以成都所得
官橐遺之。

程名珣

程大中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遣孤女。必盡

其姊即伯
母之女於
公為從姊
二程全書
作其女

心力。所得俸錢。分贈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
養惟謹。其姊之夫死。公迎姊以歸。教養其子。同於己子。
既而姊之女又寡。公懼姊之悲傷。又取甥女歸養之。時
官小祿薄。克已為義。人以為難。

張元貞嘗建一義莊。歲置租二百石。以濟族黨。以四百
石貸鄉民。有司為給帖書籍。

此條出因
語錄據原
文惟仲元
知之五字
當刪盧屏
處當作崔
處字下當
補戒云盧

范陽盧仲元之妻兄崔某。積有百金。埋密室內。惟仲元
知之。臨終。崔妻李氏以凍餓為憂。盧屏人語以埋金之
處。未幾。盧赴選。經維中。弔崔氏之孤。訖。李述。凶夫之意。
欲盧經紀其家事。盧遂罷選。持其金於揚州為崔置田。

郎中來可
告也九字

陳名九堅

宅兼為剖分家事而去。踰年謁選。人重其義。以上記警
薄三黨陳毅軒令諸暨。其俗女多則淹之。公委曲設法勸止。又念民苦嫁女。為定上中下三則。示以議婚之初。即為定約。夫家不得厚責妝資。民甚便之。其俗遂化。

揚州蔡璉。建育嬰社。募眾協舉。其法以四人共養一嬰。每人月出銀一錢五分。遇路遺子女。收至社所。有貧婦領乳者。月給工食銀六錢。每逢月望。驗兒給銀。考其肥瘠。以定賞罰。三年為滿。待人領養。此法不獨恤幼。又能賑貧。免一時溺嬰之慘。興四方好善之心。世間功德。莫此為甚。凡城邑村鎮。皆可做行。為官司者。循此勸導各

形刑全

方。利益更大。以上記
警溺女

王烈器量過人。有盜牛者。主人得之。盜請罪曰。形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為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一人見而守之。及尋至還之。乃即前盜牛者。諸有爭訟。必求直於烈。或望門而返。

高鳳居鄉。有爭財者。持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請曰。仁義退讓。奈何棄之。爭者投兵謝罪。邵康節居洛。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樂道人善。不及

其惡故賢不肖皆親之。嘗以春秋時出遊諸親故家。將至。老少良賤咸迓於門。既入。爭前來問訊。婦女有爭忿不決者。自陳於前。先生爲逐一分別之。人人得其歡心。留數日。復遊一家。月餘乃歸。

昔有兩人相詬於衢。甲曰。你欺心。乙曰。你欺心。甲曰。你沒天理。乙曰。你沒天理。王陽明先生聞之。謂門弟子曰。小子聽之。兩人諄諄然講學也。門人曰。詬也。焉爲學。先生曰。汝不聞乎。曰。心曰天理。非講學而何。曰。既講學。又焉詬。曰。夫夫也。惟知求諸人。不知反諸己故也。以上記警不善

勸化
愚人

藍田呂氏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有善則書於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再犯而行法。不悛者絕之。

徐孝祥隱居好學。鋤地後園。見樹根一坎。下有石甃。啟之。皆白金也。遂亟掩之。人無知者。閱二十年。值歲大歉。民不聊生。孝祥曰。是物當出世矣。啟穴。日取數錠。糴米以散鄰里。全活不可勝數。其女將嫁。惟以荆布遣之。於藏金錙銖無犯。

曹州于令儀。市井人也。家頗豐。一夕盜入。擒獲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爲盜。因諾所欲。遂與錢

十千以資衣食。又恐為邏者所獲，留至天明始去。盜感

媿，卒為良民。以上記警武斷鄉曲

劉寬嘗留客，遣蒼頭市酒。去久不還，客大不堪。及至，公

罵之曰：畜產客去後，公入問奴無恙否？人問其故，公曰：

罵畜產辱莫甚焉，吾懼其自殺耳。

陶元亮為彭澤令，遣一蒼頭歸，給其子薪水，仍遺子書

曰：彼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程明道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

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州遣奴持金詣京師買用物。

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且駭

且諗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眾始歎服。

湘山野錄作數十千

李文靖公有一僕，通金十千，一夕遁去。有女方十歲，有

姿色，自繫一券於帶，願賣身以償所負。公囑夫人曰：當

如已女育之，俟長擇人嫁之。夫人如教。及笄，擇一壻，具

奩歸之。後僕還，女白其事。感公刻骨，公病，僕夫婦割股

作羹及薨，服衰三年。

傳云：孔子家兒不知怒，曾子家兒不知罵。文中子曰：

能使僮僕懷恩，斯可與從政矣。觀此，知待僮僕之難。

以上記警虐使奴僕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人蒙袂輯屨，貿貿

然來。黔敖左手奉食，右手執飲，曰：嗟來食！其人揚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斯，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

張橫渠先生見餓孺者，食便不美。

羅文毅公出遇死殪，卽解衣覆之。遇乞者無以應，輒解銀帶與之。

魯文恪公鐸爲孝廉時，計偕北上。遇雪夜宿旅舍，憐馬卒寒苦，令臥衾下。

陳眉公云：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以上記警欺陵寒賤

陳太邱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太邱不發，但呼子弟訓飭之曰：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也。因指而示之。盜大驚，稽首請罪。太邱慰諭而遣之。且賞之絹，盜感泣而去。

庾哀事親至孝。或有盜斬其先墓之柏，莫知爲誰。乃召鄰人集於墓前，而自責焉。因叩頭涕泣，謝祖禰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墓，哀之罪也。父老咸爲垂泣。自後人莫之犯。

韓魏公一日至諸子書室，枕邊見有一劍。公問何用。答云：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輩果能擊賊，賊死於此。

何以處之。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爲完人矣。古人青瑣之說不記乎。嘗聞前輩云。夜行切不可以及物自隨。吾輩安能害人。徒起惡心耳。

司馬溫公新第成。一日步行。見牆外暗埋竹簽。問之曰。此非人行之地。將防盜也。公曰。吾篋中所有幾何。而須設防。且盜亦人也。命去之。君子以善服人。不如以善養人。養人至於盜賊。使之改過。真是一具大洪爐也。

陳白沙嘗舟行遇盜。盡劫同舟人財物。白沙據舟尾呼曰。我有行李在此。可取去。盜問爲誰。答曰。我陳白沙也。盜訝曰。小人無知。驚動君子。舟中之人。卽公友也。忍取

惡謝誤

其財乎。悉還而去。

海陵王心齋從王陽明講學。以良知爲宗。一日盜至其家。公亦與之講良知。羣盜譁曰。如吾輩者。良知安在。公曰。汝試去衣。良知便露。羣盜悉去衣。惟一禪相顧不去。公曰。此卽良知所在也。汝不去。是有恥也。此心本存。謂之良知。因爲之反覆曉諭。羣盜感悟而去。孔寺丞牧有盜伐其所種竹木。被執。牧見而釋之。且問其所欲之數。欲伐而益之。俾如其意。盜者愧謝。所居園圍近水。民有夜涉水盜蔬果者。牧歎曰。晦夜涉水。或有陷溺。卽爲製橋。盜者慚不復渡。

以上記警窮治盜賊

范雲少與王暉善。雲起新宅成，移家始畢。暉卒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廂給之，移屍自門入，躬自含殮。時以爲難。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發觴，見縗經數人管理喪具。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贈殮棺槨皆未具。公憮然，卽撤宴席，厚賜給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汪尙寶卿文輝爲諸生時，就臺試。友人與偕者，馬旋墮水死，同列以試期迫促，倉皇解散去。汪獨留殮殮之，乃去。比至不及試期，人皆笑其迂。汪自若也。次科卽登第。

常同

甯崇禮稟性好善，嘗造棺施人。有貧不能葬者，又贖以

錢米，終其身不倦。後子孫貴盛無比。以上記警不恤死喪

周文王使人扣池，得死人之骸。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今我非其主耶？」遂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澤及枯骨矣。」歸周者由是益衆。

齊景公畋於梧邱，夜猶早，公姑坐睡，夢有五丈夫北面韋廬，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以所夢，對曰：「昔者先君靈公畋，有五丈夫，晉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五丈夫之邱，此其地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

晏子春秋
音義云韋
廬說死作
倚廬文選
注依從倚

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更葬之。國人聞而感悅。

周暢為河南尹。夏旱久。禱無應。暢因收葬洛城旁。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

陳元於熙寧間歲荒。見餓殍無數。作萬人坑。每一坑設飯一甌。席一領。紙四帖。藏屍不可紀。

李東崗撫甘肅。偶見都司獄牆隈。白骨填積。詢之乃遠年罪人死者。公蹙然曰：死已償其罪矣。遺骸暴露。何忍見也。遂於城外作義塚埋之。

宣城沈寵嘗卜葬地。輿師得一穴。歎美不置。及啟土。見有遺棺。輿師欲棄之。小寵心不忍。輿師言：失此吉地。豈

李名昆

能復得。卽不忍棄之水。更擇地埋之。何如。寵又不可。亟

命掩之。懼復有發掘者。為立碑以識焉。以上記警見略不掩

趙清獻公每夜焚香告天。人問之。公曰：吾自少來。晝有所為。夜必拜告上帝。不敢告者。不敢為也。

陸象山知荆門軍。教人如子弟。雖賤隸走卒。亦諭以義理。上元設醮黃堂。以講義代醮詞。人皆感動。每歲旱。祈禱卽雨。郡人異之。丞相周必大曰：荆門之政。可以驗象行之效。

胡九韶家貧好易。課兒力耕。每夕焚香謝天。獲賜清福。其妻嘗笑之曰：一日三食菜粥。何為清福。九韶曰：吾幸

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飽煖。無飢寒。又幸
揚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

孫覺知福州。民有欠官錢者。繫獄甚衆。有富人出錢五
百萬。請葺佛殿。覺曰。汝輩施錢。願得福耳。佛殿未甚壞。
孰若以錢爲獄囚償官。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卽佛亦
應含笑垂慈。獲福不旣多乎。富人遂輸之官。囹圄以空。
朱文公云。紙錢起於唐明皇時。王璵蓋古用玉帛。後易
之以錢幣。然亦無許多錢來埋。故璵作紙錢易之。又曰。
漢祭河用御龍御馬。皆以木爲之。此已是用紙錢之漸。
以上記警
不敬神明

夫字紙者。天地之精華。聖賢之性命。蓋自蒼頡創造以
來。歷有萬年。自天子至於庶人。上非此無以立治。下非
此無以資生。則字紙之當敬惜。豈待講究而後明哉。然
其爲用至廣。則遺棄者正復不少。甚至污穢毀壞。不可
究詰。此其褻瀆天地聖賢。而爲名教之罪人者。誠可痛
哭而悼歎也。

王曾之父。生平見字紙遺棄。必拾而以香湯洗之。然後
焚化。一夕夢至聖。撫其背曰。汝何敬重吾字紙之勤也。
恨汝老矣。無可成就。當遣曾參來生汝家。未幾果生一
男。卽沂公也。三元及第。爲宋名相。

顏之推曰。吾每讀聖賢書。未嘗不肅衣冠對之。其故紙背有五經辭義。及聖賢名姓。不敢穢用也。

揚慧兒九歲。即善屬文。於五經諸史。過目成誦。一夕在館病痢。夜中如廁。誤投字紙於內。次早。翻閱故書。茫然不省。拈題構思。胸中如有物礙。不復能成文理。遂至廢棄。未幾夭亡。以上記警

晉殷仲堪。讀書守道。天性素朴。都督三州軍事時。荊州連年水旱。仲堪食止五椀。盤無餘有。飯粘落席間。輒拾以噉之。每語子弟曰。人見我位任方州。聲勢隆重。謂我當豁平昔胸臆。今我處此。心常惴惴。貧者士之常。焉得

世論著作

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

司馬溫公嘗有言曰。隻字必惜。貴之本也。粒米必珍。富之源也。

朱晦菴餉弟子。惟脫粟飯。一日胡紘來訪。亦以此供之。紘大慍曰。炙雞斗酒。山中未乏。何為簡褻至此。

陳僖敏公鎰父孟玉。為人善良。嘗出行登廁。見鍋底飯一塊。在廁旁。拾於水中。滌而食之。後生公。仕至尙書。贈父如其官。

王黼宅與一寺鄰。其廚溝中。每日流出雪色飯夥。累累不絕。有一僧取之。洗淨晒乾。積成一困。靖康中。金人入

懷恐類誤

寇輔以誤國獲罪。與家眷拘囚寺中絕食。此僧即用前米水浸蒸熟送食。老幼皆飢甚。食之惟覺香美。僧指困中乾米曰。此皆相公廚溝流出者。輔聞之不勝歎悔。以上記警不敬五穀

宋真宗祀汾陰日。見一羊自觸於道左。怪問之。對曰。今日尚食殺其羔。故爾如此。真宗聞之慘然。自是不殺羊羔。

宋仁宗嘗中夜飢甚。思食燒羊。與侍人言之。已而戒勿宣索曰。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也。

呂原明為郡令。公帑多備鰓魚諸乾物。及笋乾薑乾。以待賓客。可減雞鴨等生命也。

劉子璵竭塘取魚。放水將半。有二大鯉躍出堰外。復躍入。且銜且涉。如此再三。子璵異之。深觀堰內。有小鯉數百頭。聚一窟中。不得出。故二鯉往來跳躍。而救其子。寧身陷死地。不惜也。子璵歎息。悉撤堰放魚。越二年。掘地得金。遂致大富。

學士周豫嘗烹鱧。見有鸞身向上者。剖之。腹中皆有子。乃知曲身避湯者。以護子故也。自後遂不復食鱧。陳惠度於剡山射一孕鹿。既傷。產下小鹿。以舌舐子身。乾而後鹿母乃死。惠度見之慘然。遂棄弓矢為僧。建惠

安寺嶧縣東鹿死處生草號鹿胎草。

天寶末沈氏畜一母鵝將死其雛悲鳴不食以喙取薦覆之又銜芻草列前若祭狀向天長號而死沈氏義之作孝鵝塚。

蘇長公曰予不喜殺不能斷也近年始能不殺豕羊然性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得脫自此遂不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即放江中雖無活理庶幾萬一便令不活亦愈於烹煎蓋自己得出患難不異雞鴨之脫庖廚不忍復以口腹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耳。以上記警殺生

禮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無故不殺則有故而殺者無幾矣夫養親祀先敬賓大禮所在不得已而烹宰若徒爲口腹斷宜減省至於六畜之中有功於世而無害於人者惟牛與犬尤不可食故昔人云牢字從牛獄字從犬不食牛犬牢獄永免使居官者能循是說而多方禁約其功德寧可思議乎。

梁望蔡縣民有以牛酒賀令者令將殺之以供客牛徑至階下而拜令大笑遂宰之飲啖醉飽即臥於簷下及醒覺遍體皆癢爬搔隱疹因而成癩半年而死。

張四兒業殺牛。有人牽牛登舟。繩忽斷。牛奔入市。遇四兒。四兒恃臂力。素慣縛牛。直前縛之。忽不能制。異常時。大懼。奔入一店中。牛亦迫入店。四兒登樓。牛亦登樓。觸四兒。腸出死。牛自下樓。復轉入一巷。覓賣牛肆主。適其人他出。盡毀器具。始徐徐出郊。

餘姚朱某。屠狗爲業。勸改不從。後被火。爲火所燎。急解衣。赴溪水中。皮捲肉露。宛如一新剝狗。痛楚狂走。遠城市。叫呼。一匝而死。妻媳俱死。瓦礫中。髓腦血肉。炙烤有聲。

蜀民李紹好食犬。前後殺犬。不可勝計。嘗買一黑犬。甚

雄壯。紹養之。一日因醉夜歸。犬迎門號吠。紹怒。取斧擊

犬。其子自內奔出。正中其額而死。索犬不知所之。未幾

紹病作犬嘯而死。以上記警
食牛犬

程明道先生爲上元主簿。始至邑。見人持黏竿以傷宿

鳥。公取黏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任滿。停舟郊外。聞數

人共語。曰。此折竿主簿也。鄉民子弟自此不敢弋取宿

鳥者數年矣。

新塗楊兒。以捕鳥爲業。被殺甚多。一晚有寒雀棲樹上

高處。乃急裝黏。登高取之。忽枝折墮地。一竹簽刺入腦

中。流血被面而死。以上記警
射飛鳥

見他書或
作二

曹武惠王性不喜殺所居室壞子孫請修葺公曰時方

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皆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存心愛物如此

趙善應夏不去草冬不破垣懼百蟲之遊且蟄者失其所也

胡澹方省試時欲寓一潘姓園見羣蟻集室中以數十萬計家僮搆火欲焚之公力止曰以吾一夕之安致傷數十萬命吾不忍也竟辭而去後入試窘三書義但見羣蟻戢戢筆端逐之不去遂思如泉湧至四經義蟻即不見既中試司試者評公文云若有神助以上記警啓蟻

宋哲宗宮中戲折柳枝適程頤在經筵進以方長不折之說聞帝宮中盥漱噴水避蟻因講畢請曰有是乎帝曰然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人問之曰與自家生意一般可見草木雖是無知若無故而斬伐不幾自傷其生意乎司馬溫公云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以上記警無故斬草木魯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孫自僕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僕者御僕者蕭同叔子趨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

悅而去相與立昏間而語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後四國同伐齊戰於鞏齊師敗績國幾亡晉杜預都督荊州諸軍事攻江陵吳人知其病瘵以鮑繫狗頸示之有大樹似瘦者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破盡捕殺之

蛇舊作蛟
下同今並
改正

宋王安石饒氏甥也舅以安石膚理如蛇皮輕詆之曰此行貨亦欲求官耶安石後大顯以詩寄之曰世人莫笑老蛇皮已化龍鱗衣錦歸傳語晉江饒八舅如今行貨正當時諸舅慚沮

王陽明先生講學時有秦和楊茂者候門求見其人聾

且啞先生以字問茂以字答婉曲曉諭茂時扣胸指天躡地稽首再拜而別後其人為善終身子孫有榮顯者

以上記警
笑入體貌

夫婚姻者合二姓以衍宗祧關係最重乃或因私仇宿怨而妄詆其男女追論其家世禱將結而一語中停香方合而片言成隙豈不犯鬼神之怒乎又有嫌貧悔盟恃強離婚者尤於天理有害倘有司徇情曲斷使之分散所供成案即作離書皆大損陰騭也諺云一世破婚三世窮蓋有意破毀最是慘毒之行宜受此惡報者或問至親密友託我詢訪亦可專意和合誤人終身否曰

若容貌粗陋。宜爲掩飾。或其人不肖。及其家世不當聯姻者。勸之斟酌可耳。

張寅。安福人。少從叔振烈遊學於冀。冀人有憐其才者。館穀之。後領順天鄉薦。冀人爭欲與之聯姻。寅曰。寅嘗聘邑人康氏女。今南北不相聞問者已十年矣。何忍因其年遠地隔。而竟負之耶。會試不第。乃南歸。先是康之父母亦議改適。其女以死自誓。稟不可奪。至是遂偕伉儷。後寅成進士。康封安人。

太學生景姓者。流落他郡。家有一子。又被人拐去。而景不知也。傭書數年。僅餘銀三兩。偶見一窮人鬻妻。慨然

贈之。夫婦得完。感謝而去。至明年送還。猶念其貧。堅不肯受。夫婦心大不安。以景生親自炊煮。乃買一小廝送之。景不得已。勉強應允。及攜入門。乃卽景生被拐之子。

悲喜不勝。聞者莫不歎異。

以上記警
破人婚姻

朱子讀書。必循序而致精。以爲窮理之要。嘗曰。讀書須純一。如看一般未了。又要一般。都不濟事。某向時讀書。方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方其讀上章。則不知有下章。又曰。以我觀書。處處得益。以書博我。釋卷而茫然。又曰。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至求其放心一章。曰。我放心未收。如何讀書能記。乃獨處一室。靜坐月

餘自此讀書無遺。

司馬溫公嘗言。學者讀書。少能自一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未。隨意讀起。又不能終篇。尤性最專。猶常患如此。從來惟見何涉學士。案上惟置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校錯字。未終卷。誓不讀他書。此學者所難也。以上

記警讀書無序次

謝上蔡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先生言。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謝殊不解。後來省悟。每以此接引博學之

士。又謝上蔡曰。明道先生嘗教某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

程子嘗言。作文雖不害道。若一向專志。則志局於此。安能與天地同大。

朱子曰。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思量詩句。

先正云。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又方遜志先生謂門人

賡鏞曰。汝讀書幾年。尚不識箇是字。以上記警讀書書不知要

嚴君平賣卜成都。與子言依於孝。與臣言依於忠。與弟

孝孺

言依於悌。雖終日講學，而無講學之名。士大夫不可不知此意。

朱子曰：今日正要端本澄源，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向沒溺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迷，失前忘後，而可謂之學乎？

朱子又曰：目前為學，只是讀史傳，說世變，其治經亦不過是記誦編節，向外意多，而未嘗反躬內省，以究義理之歸。故其身心放縱，意念粗淺，於自己分上，無毫髮得力處。今日正當痛自循省，向裏消磨，庶幾晚節救得一半。

蔡虛齋曰：若是真學問文章，必有見於威儀之際。與夫日用之常，若是真道德性命，必有見於治家之法。與夫當官之政。以上記警讀書不務實

楊龜山曰：學者須有所疑，乃能進德。然須用力深，方有疑。今世之士，讀書為學，蓋自以為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尚。

許魯齋設教，懇款周悉，必使通曉。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書中無疑，看出有疑，有疑却看出無疑，方是有益。

陳白沙曰：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

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某初學時。亦是如此。更無別法。以上記警讀書不能疑

程明道先生作字甚敬。曰。非是要字好。只此便是學。

黃山谷見司馬溫公資治通鑑藁本。雖數百卷。顛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

陸象山曰。寫字須一點是一點。一畫是一畫。不可苟。

陳白沙曰。予書法。每於動上求靜。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動也。得志勿驚。厄而不憂。此吾所以保乎靜也。法而不固。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剛而能柔。形立而勢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調吾

性。此吾所以游於藝也。

以上記警書法潦草

人有語導氣者。問明道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

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富鄭公以邵堯夫年高。勸學修養。堯夫曰。不能學人胡

亂走也。後遇疾。笑謂溫公曰。雍欲觀化。一巡疾革。伊川

願曰。願先生自作主張。曰。無可主張者。

陸澄以多病從事養生。陽明先生曰。養德養身。只是一

事。果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志專於是。則養身之道。

在其中矣。元靜但當清心寡欲。一意聖賢。不當輕信異

道。徒弊精神於無益耳。

以上記警養生導氣

右記百行考旋。百事只是一事。學者能於一處打得徹。則百事自然就理。不然。正所謂觀者堯行事。亦無堯許多聰明。那得動容周旋中禮也。

作聖篇

○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述作聖第六。張子東銘篇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肢。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

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千古而下。埋沒却東。今特為表而出之。

正緣儒者喜講大話也。余嘗謂東銘遠勝西銘。聞者愕然。

寇萊公六悔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

藝不少學。長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

安不將息。病時悔。富鄭公年八十。猶書座屏曰。守口如

瓶。防意如城。又語有羣居閑口。獨坐防心二語。最喫緊。

楊慈湖先生曰。吾少時。初不知有過。但見他人有過。一

其自念曰。豈他人俱有過。而我獨無耶。乃反觀內索。久

之得其一。已而又觀察。得其二。三。已而又索。然後見過

不勝其多。乃大懼力改。

慈湖當作
時安名廷
慈湖之

鳳字佩中
本

薛文清公曰。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而悉矯之。則氣質變矣。

王陽明先生曰。凡人言語正當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忿怒嗜慾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然見良知親切。功夫亦自不難。

錢起新曰。人言知過悔過。尚是虛事。須是補過。補得一分。方改得一分。補得二分。方改得二分。原註前輩周寧字先生。又言補過如以新補舊。豈能長久。此意更得進步法。

錢名一本
周名應中

蔡虛齋曰。禍莫大於縱已之慾。惡莫大於言人之非。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曰。華而晄。大夫之簀歟。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吁。此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亟矣。不可以易。幸而至於且。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歿。

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徐庶少時。任俠擊劍。幾死人手。折節學問。後遂與諸葛

孔明齊名

趙康謚康

趙清獻公思絕慾。掛父母畫像於臥牀中。以自監。趙康靖公中歲嘗置黃黑豆於几案。以分別善惡。此亦可謂能自警省者。

橫渠先生少喜談兵。嘗以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之讀中庸。先生感悟。遂盡棄其學。而進求之六經。醇如也。

朱子嘗言。自見李延平先生後。爲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釋老之非。

呂東萊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間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之法。

邢恕

邢七自云。一日三檢點。明道先生曰。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而錯者也。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

陽明先生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詞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正德丙寅。始歸正於聖賢之學。

王心齋入京師。言動詭異。都中人大駭。還至會稽。陽明

思裁之。及門三日。不與見。一日陽明送客出門外。心齋
長跪階下曰。某知過矣。陽明不顧。心齋隨入。至廳事。復
厲聲曰。仲尼不爲己甚。陽明於是揖之起。時同志在側。
莫不歎改過之勇。

右記遷善改過。只有曾子易簣一事。只看他氣象如何。
言曾子已至聖人地位。易簣一事。只看他氣象如何。
後人言改過。多是隔靴搔癢。都不貼切。程子所謂只
向人面上說一般話是也。所以終身不長進。克念作
聖。豈易言哉。

日東省察克治。爲實踐之方。古人功不求多。過惟求寡。

先難後獲。理有固然。顧上士慎過。中待玉成。下藉
忠誨。使父兄師友之教不先。則罔所遵循。展轉沒
溺。卽長而能悔。去日已多。騁轡求歸。爲途已遠矣。
家大人每慨世之學者。務其枝葉。而絕其根本。厝
火積薪。臥其上而不知者。鴆淬劍。食其中而罔覺。
以詩書爲利祿之媒。以功名爲緣飾之具。習俗囂
陵。人才敝薄。匪無故也。侍側時。未嘗不舉此以
相誠勉。比見葢山劉先生人譜。以爲此書最有切
於身心。爰命楸泊弟楸共相讐校。鏤之家塾。
以詔後人。并以廣之同志。讀是編者。苟能身體而

力行之。暴者抑之而思仁。懦者激之而思強。固者道之而思通。辟者規之而思正。貪者矯之而思廉。蔽者發之而思明。隘者充之而思廣。庶幾與刻書之指不相戾乎。男肇樹敬識。

人譜類記下終

皇漢
西洋

書籍賣捌處

大阪心齋橋通北久太良町

積玉圃

柳原喜兵衛

